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七十回 述奇形蠶繭當小帽 談異域酒罈作煙壺

話說閩臣道：「我母舅帶那蠶繭，因素日常患目疾，迎風就要流淚，帶些出去，既可熏洗目疾，又可碰巧發賣。他又最喜歡酒，酒量極大。每到海外，必帶許多紹興酒，即使數年不歸，借此消遣，也就不覺寂寞。所有歷年飲過空罈，隨便擱在艙中，堆積無數。誰知財運亨通，飄到長人國，那酒罈竟大獲其利；嗣後飄到小人國，蠶繭也大獲其利。」紫芝道：「那個長人國想來都喜吃酒，所以買些罈子好去盛酒。但那蠶繭除洗目疾，用處甚少，他卻買他怎麼？難道那些小人都有迎風流淚的毛病麼？」閩臣笑道：「他們那是為此。原來那些小人生性最拙，向來衣帽都製造不佳。他因蠶繭織得不薄不厚，甚是精緻，所以都買了去，從中分為兩段，或用綾羅鑲邊，或以針線鎖口，都做為西瓜皮的小帽兒，因此才肯重價買去。」紫芝道：「這樣小頭小臉，倒有個意思。我不愁別的，我只愁若不釘上兩根帽絆兒，只用小小一陣風，就吹到『瓜窪國』去了。請教那長人國把酒罈買去又有何用？」閩臣道：「說來更覺可笑：原來那長人國都喜聞鼻煙，他把酒罈買去，略為裝潢裝潢，結個絡兒，盛在裡面，竟是絕好的鼻煙壺兒；並且久而久之，還充作『老胚兒』，若帶些紅色，就算『窩瓜瓢兒』了。」

紫芝道：「原來他們竟講究鼻煙壺兒。可惜我的『水上飄』同那翡翠壺兒未曾給他看見；他若見了，多多賣他幾兩銀子，也不枉辛辛苦苦盤了幾□年。」小春道：「姊姊這個『□』字如今還用不著，我替你刪去罷。」紫芝道：「我那壺兒當日在人家手裡業已盤了多年，及至到我手裡又盤好幾年，前後湊起來，豈非幾□年麼？這個『□』字是最要緊的，如何倒要刪去？幸虧姊姊未在场裡閱卷，若是這樣粗心浮氣，那裡屈不死人！」

小春道：「姊姊才說要把壺兒多賣幾兩銀子，原來你頑鼻煙壺兒並非自己要頑，卻是借此要圖利的。」紫芝道：「我也並非專心為此；如有愛上我的，少不得要賺幾個手工錢。」小春道：「我見姊姊於這鼻煙時刻不離，大約每年單這費用也就不少？」紫芝吐舌道：「這樣老實的，如何買得！不瞞姊姊說：妹子自從聞了這些年，還未買過鼻煙哩。」小春道：「向來聞的自然都是人送的了？」紫芝道：「有人送我，我倒感他大情了。」因附耳道：「都是『馬扁兒』來的。」小春道：「馬扁兒這個地方卻未到過，不知離此多遠？」婉如道：「『馬扁』並非地名，姊姊會意錯了。你把兩字湊在一處，就明白了。」

小春想了一想，不覺笑道：「原來鼻煙都是這等來的，倒也雅致，卻也儉樸。但姊姊每日如此狠聞，單靠『馬扁兒』，如何供應得上，也要買點兒接濟罷？」紫芝道：「因其如此，所以這鼻煙壺兒萬不可不多，諸如瑪瑙、玳瑁、琥珀之類，不獨盤了可落手工錢，又可把他撒出去弄些鼻煙回來。設或一時『馬扁兒』來的不接濟，少不得也買些『乾銃兒』或『玫瑰露』勉強敷衍。就只乾銃兒好打嚏噴，玫瑰露好塞鼻子，又花錢，又不好，總不如『馬扁兒』又省又好。」

小春道：「他們諸位姊姊都要聽閩臣姊姊外國話，我們只顧找岔，未免不近人情，妹子只問問鼻煙高下，就不問了。」紫芝道：「若論鼻煙：第一要細膩為主；若味道雖好，並不細膩，不為佳品。其次要有酸味，帶些椒香尤妙，總要一經嗅著，覺得一股清芬，直可透腦，只知其味之美，不見形跡，方是上品；若滿鼻渣滓，縱味道甚佳，亦非好貨。」小春道：「姊姊近日『馬扁兒』不知可有酸的？我要請教請教。」紫芝從懷中取出一個翡翠壺兒，雙手遞過去。小春慌忙搶進一步，雙手接過來，倒出聞了一聞，只覺其酸無對，登時打了幾個嚏噴，鼻涕眼淚流個不住。不覺皺眉道：「姊姊，為何如此之酸？」紫芝又附耳道：「這是妹子用『昔西兒』泡的。」小春道：「昔西兒是何藥料？賣幾兩銀一個？我也買兩個。」婉如笑道：「他這『昔西兒』也同『馬扁兒』一樣，都是拆字格。」小春聽了，這才明白。

紫芝道：「請教閩臣姊姊：這個長人國聞鼻煙，還是偶爾一聞，還是時刻聞呢？」

閩臣道：「據說那些貧窮人家，沒錢購買，不過偶爾一聞，至富貴人家，卻是時刻不能離的。」紫芝道：「不知當日帶去是甚等酒罈？」閩臣道：「聞得是宗女兒酒，其罈可盛八□餘斤。」紫芝道：「如此說，那長人國聞鼻煙也過於費事了。」閩臣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紫芝道：「他這鼻煙既是時刻不能離的，每日卻教人抬著鼻煙罈子跟在後面，豈不費事？」閩臣笑道：「原來姊姊還不明白：他所以要煙壺絡子者，原是掛在身邊以圖便易；豈有叫人扛抬之理。姊姊真小覷長人國了。」紫芝道：「姊姊！這不是長人國聞鼻煙，叫作老虎聞鼻煙，是沒有的事！」

小春道：「剛才姊姊還恨長人國未見你的壺兒，你想，他把大酒罈子只算煙壺兒掛在身邊，姊姊若把那個翡翠的送他，只怕他做鈕子還嫌小哩。」紫芝道：「難道長人國只買此一物麼？」閩臣道：「那時家父曾帶了許多大花盆，誰知他們見了，也都重價買去，把盆底圓眼用瑪瑙補整，都做了牛眼小燒酒杯兒。」

寶雲道：「伯伯上山，一去不歸，府上可曾有人去尋訪？」閩臣道：「後來妹子得知此信，即同母舅到了小蓬萊。蒙若花姊姊伴我登了此山，尋訪將及半月，忽見迎面有一五色亭子，上書『泣紅亭』三個大字。亭中設一碧玉座，座上豎一白玉碑，兩旁有副對聯，寫的是：『紅顏誰道人間少，薄命誰言座上無？』那白玉碑上鑄著一百位才女名姓，原來就是我們今日百人。名姓之下，各注鄉貫事蹟。人名之後，有一總論。論後有一篆字圖章，鑄著四句，是『茫茫大荒，事涉荒唐；唐時遇唐，流布遐荒。』」紫芝道：「後面兩句，豈非教姊姊流傳海內麼？」閩臣道：「妹子因此把碑記抄了。後來遇一樵夫，接得父親家信，催我作速回家，即赴考試，俟中過才女，父女方能會面，因此匆匆回來。」紫芝道：「姊姊且把碑記取來，人家看看。」閩臣道：「這個碑記帶回嶺南，不意卻被一個得道白猿竊去。」寶雲道：「此猿從何而來？」閩臣道：「此猿乃家父在小蓬萊捉獲，養在船內；婉如妹妹帶到家中。每逢妹子看那碑記，他也在旁觀看。那時妹子曾對他取笑道：『我看你每每寧神養性，不食煙火，雖然有些道理；但這上面事蹟，你何能曉得，卻要觀看？如今我要將這碑記付給文人墨士，做為稗官野史，流傳海內；你既觀看，可能替我建此大功麼？』誰知他聽了，把頭點了兩點，拿著碑記，將身一縱，就不見了；至今杳無下落。」紫芝道：「偏偏被這猴子偷去，令人可恨。不知那段總論姊姊可還記得？」

閩臣道：「我在船上看過兩遍。此時提起，雖略略記得，恐一時說不明白，必須寫出才好。」

寶雲隨命丫鬟設下筆硯。閩臣道聲「得罪」，坐下，寫一句，想一句；幸而大略都還記得。不多時寫完，隨手又把幾副匾對也寫了。眾人都圍著觀看。紫芝道：「與其大家慢慢傳觀，不如我念給諸位姊姊聽。」於是高聲朗誦，連匾帶對，從頭至尾念了一邊。

眾人聽了，個個稱奇。紫芝道：「據我看來：我們大家倒要留神好好玩，將來這些事，只怕還要傳哩。若在書上傳哩，隨他謫去，我還不怕，我只怕傳到戲上，把我派作三花臉，變了小丑兒，那才討人嫌哩。」蘭芝點點頭道：「你只是跟著吵，那個三花臉看來也差不多。」因向史幽探道：「姊姊：他這『薄命誰言座上無』一句，是個甚麼意思？難道內中薄命的多麼？」幽探道：「若是多，他何不將『誰』字改做『須』字，『無』字改做『多』字呢？」寶雲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但這對句同那『泣紅亭』三字究竟不佳。」

因向師蘭言道：「那論上曾說『師做蘭言』，明明道著姊姊，其中必有寓意。這幾日我們趕宴，你在那裡登答公主，以及一切言談，莫不深明時務，洞達人情。他這匾對用意，大約姊姊也可參詳大概。何不道其一二？倘竟詳解不差，大家知所趨避，也是一件好事。」師蘭言道：「妹子那能解得仙機；若據對聯兩句細細猜詳，卻有個道理。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